

# 相濡以沫

孔繁柯

拜誦鏡文兄寓意深厚的大作，附有一張有意義的請帖，展玩之下，愧感交深。其大作上達常寂光中的境界，使二十年前同門學藝的我，爲之低徊無盡。

「終有一天，一切是夢，我不在其中。」

歡笑、悲哀、幸福、痛苦，我在其中；終有一天，我不在其中。鏡文兄主張情感的平衡，但憑祈禱與感謝，求神之扶持，與天地同住而怡然自得，這是多麼超脫拔萃的見解啊！

是的，我常對萬物表色然以喜的人，常發生無限的心儀，李叔同大師飲食時每表露滿足歡欣的安慰，可想像其胸襟的敦厚，識見的博雅。事實祇有摒棄怨恨滿懷愛悅的人，才能分享這份幸福，與其他愛人人愛的人共同鵠首於人生二十世紀的舞台，一如群魚在池，鵠首浮游於水面然。

於是對人對事常不以冷酷的斥責，而代之溫厚的存心！

但這是非常不易的，我無這份豁達，確實爲之痛苦而常難以自解。

超過獸心，平常所指有道德之士乃係後者，不禁大爲佩服。我確亦在二重性格中鬪爭了大半生矣。前在九十七期友聲，我曾說過一種是浪漫的，李商隱夢迷蝴蝶的詩風近之，亦可說是幻想的耽慾主義者；另一種是入世的，所謂端居傳道，學以濟世，譚嗣同的感恩割躋近之。兩者亦互爲消長，而日月考驗，兩者均不可一得，乃憤而流爲悲觀。這是激情，中夜無眠，起視月之精光，性情不能把握，「電波」不能正常，更年期缺點亦表露無遺。

在二條道路均走不通之情況下，唐兄不啻指示我苦悶的出路，應該是一九六一年一大收穫吧，相信諸位同學讀到唐兄文章的必有同感。

中國儒人常不求自見，故山有隱逸，爲世所稱。譬如美酒、洋酒常刻意裝璜，中國酒偏重內容，飲後自知，但予人永遠芬芳的記憶。道家所謂「木訥厚重」，我寧取之作一瓢飲。

感謝各位學長的關切，自從我在友聲比喻更年期哀樂中年的感喟後，承「高段」學長王道之先生宋家治先生多所關懷，真是引爲知遇！宋學長謂：「何悲之深也，萬萬不可，道之學長却屢次表示同情，今又得鑑維學長高遠之作，想想自己已够有福了，而得之於同學，何同學惠我之多焉。」

過去是過去了，即使浪費了，依唐兄說法，不足爲悲，不再傷腦筋，但很難適於人人。我從小主張取捨之分，義利之辨，種瓜應得瓜，種豆應得豆。過去數十年矣，但對社會一無貢獻；事實確實如此，我們每於事後檢取成果，即使過去滿頭大汗，辛苦盡心，但結果要把它作成記錄，又苦無從下筆了。日子一久，經過時間的冲刷，乃確認本身毫無用處，對環境毫無所益。更可悲者，即使要求化一己軀殼爲公眾有益之舉，但這一點點機會亦遙遠的之不可企求。（捐獻軀體供醫院解剖的皆在死後行之。）

朋友同遊中向吵吵鬧鬧慣的，因歲月的累積，多變得靜默了，我常激起對過去的愛戀。——面帶假笑可能缺少真和美的內涵，一如山嶽峻峭的陰測可怖。今得唐兄來書，對我真有所獲，原來人生還有第三條路可走：

今秋承汪實書學長邀約，在其府餐叙，欣晤孫金聲學長見告人有兩種性格，一種是獸心，一種是良心，兩者互相爭逐漲落，有時獸心超過良心，有時良心備，以免屆時擁擠。

本刊一〇七期載有旅美唐鏡文學長「一張有意義的請帖」，諸同學反應熱烈，回信踴躍，應約者甚衆，茲將回帖披露如下，請唐學兄閱後準備，以免屆時擁擠。

## 回帖

承邀民國一百年四月八日下午七時參加徐家匯母校聚會，決準時出席，煩請準備事項如下：

- ① 本人決五世同堂，閻第參加盛會，預計入口增加率每代一兒一女屆時本人攜眷大小約六十人。
  - ② 會後請準備「交大」號太空船大家赴火星遊覽，參觀設在火星之交大分校，當晚返滬，俾便欣賞餘興。
  - ③ 請禮聘揚名月球之月宮嫦娥康樂隊來文治堂表演節目。
- 叨在七十年同窗老友。不情之請尚祈見諒。

一 群服食長生不老仙丹學弟謹啓